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金石錄卷二十九

宋 趙明誠 撰

跋尾十九 唐

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

唐昭義軍節度王虔休碑

唐顏杲卿碑

唐乘廣禪師碑

唐般舟和尚碑

唐韓退之題名

唐國子助教薛公達墓誌

唐虞城令李公去思碑

唐贈吏部尚書武就碑

唐彌陀和尚碑

唐魏博田緒遺愛碑

唐右僕射裴耀卿碑

唐劉統軍碑

唐興元節度裴玢碑

唐贈司空于曼碑

唐左常侍薛苹碑

唐呂元膺碑

唐檢校太子少保田公碑

唐昭義軍節度辛祕碑

唐黃陵廟碑

唐贈太保李良臣碑

唐絳守居園池記

唐柳州井銘

唐澱州刺史高公德政碑

唐西平王李晟碑

唐烏重胤碑

唐李祐墓誌

唐今狐公先廟碑

唐殿中侍御史韋翊墓誌

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

右唐義興縣新修茶舍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為芬香甘辣冠於他境可薦於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因之徵獻寔廣遂為任土之貢與常賦之邦侷矣每歲選匠徵夫至二千餘人云嘗謂後世士大夫區區以口腹玩好之獻為愛君此與宦官宮妾之見無異而其貽患百姓有不可勝言

者如貢茶至末事也而調發之擾猶如此況其甚者乎羽蓋不足道嗚呼孰謂栖筠之賢而為此乎書之可為後來之戒且以見唐世義興貢茶自羽與栖筠始也

唐昭義軍節度王虔休碑

右唐昭義軍節度王公碑其名已殘缺以事考之蓋王虔休也與唐書列傳所載官爵行治多同惟碑云贈右僕射傳為左僕射小失不足道而碑與傳皆云虔休汝州梁縣人元和姓纂以為范陽人非也

唐顏杲卿碑

右唐顏杲卿碑眞卿撰元和中舊石剝缺其甥盧佐元重書而刻之舊唐史言杲卿既殺蔣欽湊等玄宗知之加杲卿衛尉卿兼御史大夫以袁履謙為常山太守杲卿為司馬今以碑考之乃進兼中丞赴京而以賈深為司馬新史新書亦同蓋舊史之謬碑又言公初被害揭首於右金吾街樹有張湊者収其髮俄見夢玄宗云禦捍處多兵馬少玄宗哭而設祭焉後湊以髮至夫人疑



之憑牀而哭忽聞聲如鞭牀者髮跳箱而前夫人方駭  
信之其事甚怪而舊史不書新史所載亦簡畧杲卿忠  
義之節貫金石其死宜不昧而魯公之語可信不疑故  
盡錄其事於此

唐乘廣禪師碑

右唐乘廣禪師碑劉禹錫撰初余為金石錄頗采唐賢  
所為碑板正文集之誤禹錫之文所錄才數篇最後得  
此碑以校集本是正者凡數十字以此知典籍歲久轉

寫脫誤可勝數哉

唐般舟和尚碑

右唐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頗自矜其書然亦不甚工今見於世者惟此與彌陀和尚碑爾雖字畫大小不同然筆法煞相似歐陽公以為不類又疑他人借子厚之名者非也

唐韓退之題名

右唐韓退之題名在嵩山天封觀柱蓋退之自書又一

本與石洪等題名在洛陽福先寺乃同游者所書爾世間又有退之與大顛書乃國初一學佛者偽作而歐陽公集古錄以為非偽永叔平生為文宗師退之且力詆釋氏而獨信此書何耶

唐國子助教薛公達墓誌

右唐薛公達墓誌韓退之撰以昌黎集本校之頗不同皆當以石本為是今畧舉數處集本云曾祖曰希莊又曰播而闕其祖石本乃云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

右散騎常侍集本云君執弓腰二矢挾一矢以興而石  
本作措一矢以興集本云遺言曰以公儀之子為已後  
而石本作公儀之子已已後我蓋其小字也如此類甚  
衆畧舉數處要知石刻可貴爾

唐虞城今李公去思碑

右唐虞城今李公去思碑李白撰皇適書碑側題云元  
和四年二月重篆蓋適不與白同時此碑後來追建爾  
歐陽公集古錄云適在陽冰前者誤也

唐贈吏部尚書武就碑

右唐武就碑就元衡父也元和姓纂載平一四子集備就登備生元衡今此碑與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以元衡為就子姓纂元和中修是時元衡為宰相不應差其世次豈余家所藏本偶爾脫誤也當俟別本校正

唐彌陀和尚碑

右唐彌陀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以集本校之不同者十餘字皆當以碑為正

唐魏博田緒遺愛碑

右唐魏博田緒遺愛碑裴洎撰張弘靖書政和中與柳公權所書何進滔德政碑俱為大名尹所毀

唐右僕射裴耀卿碑

右唐裴耀卿碑許孟容撰宋次道春明退朝錄載皇祐中沂公會之弟子融侍守河中還以唐明皇所題裴耀卿碑額上之仁宗遂御篆賜沂公碑額曰旌賢今此碑元和中立文與額皆歸登書非明皇所題疑子融所上

乃明皇書裴光庭碑耳耀卿光庭二碑皆在絳州也又按新唐史列傳云耀卿字煥之宰相世系表作渙之而碑乃字子煥傳云耀卿守真次子而碑乃為第三子皆史家之謬

唐劉統軍碑

右唐劉統軍碑字畫雖殘缺猶歷歷可辨以昌黎集本校之時有與集異同皆當以碑為是惟叙其世系不同則疑碑之誤集本云公曾祖考為朔州守祖今太原再

世北邊樂其高寒棄楚不還逮於公身三世晉人而墓誌亦云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為太原晉陽令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此碑乃云考今太原又云再世晉人且碑既言陽曲之別繇公祖遷則其為晉人非再世明矣余故曰石本誤也碑當時所立其諸子皆載不應差其世次而錯謬如此莫可曉也

唐興元節度裴玢碑

右唐裴玢碑晉公裴度撰碑已斷裂其族姓名氏磨滅



不可辨識但云公名玠字連城以事考之蓋裴玠也元  
和中為興元節度使以疾歸朝卒新舊史皆有傳舊史  
云五代疎勒國王綽武德中本朝授鷹揚大將軍天山  
郡公因畱為京兆人而新史乃云名糾今碑所載與舊  
史同不知新史何所據而復為糾乎疑轉寫誤爾又新  
舊史皆云綽玠五世祖而碑云高祖亦當以碑為正

唐贈司空于曼碑

右唐于曼碑集古錄載曼碑云盧景亮撰今此碑乃張

躬撰疑蔓有兩碑景亮所撰余錄中偶無之當候訪求

唐左常侍薛公碑

右唐薛革碑唐史列傳云革父順為奉先尉而此碑及元和姓纂皆云名順先蓋史誤

唐呂元膺碑

右唐呂元膺碑舊唐史云元膺字景文新史云字景夫而碑乃云字孟淳新舊史皆云元膺自御史中丞拜岳鄂觀察使而碑乃云岳鄂觀察兼中丞爾其卒也舊史

云謚曰憲而碑作獻皆當以碑為據

唐檢校太子少保田公碑

右唐檢校太子少保田公碑李宗閔撰文字殘缺以事考之蓋田弘正之兄融碑也弘正帥魏博詔以融為相州刺史使之相近唐史稱弘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聯中融怒杖之故當田季安猜暴時能自全及為軍中擁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自晦取禍之道也其後弘正與其子布皆被禍如融言融兄弟父子出於軍旅其

智畧皆過人如弘正布之忠義融之先見真一代豪傑也碑為篆字題嵩山布衣書而姓名磨滅不可識其筆蹟頗佳

唐昭義軍節度辛祕碑

右唐辛祕碑與新史所載事蹟大畧相同惟碑與舊史皆云登五經開元禮科而新史云舉明經碑云其卒贈右僕射而新舊史皆作左僕射爾又舊史云諡曰昭而新史云諡曰肅後更諡懿碑不載之其諡莫知孰是也

唐黃陵廟碑

右唐黃陵廟碑碑四面皆有字今其兩面字多處已磨滅不可讀此本蓋七八十年前舊物字畫完好可寶也今世所傳退之集多為人妄加讐校而此碑人家尚時有之故訛謬為少然退之自潮移袁入為國子祭酒實三年而碑云三十年蓋書者誤耳

唐贈太保李良臣碑

右唐李良臣碑良臣李光顏之父也碑李宗閔撰文詞

爾雅可喜宗閔牛僧孺皆一代奇才而自陷朋黨惜哉  
唐絳守居園池記

右唐絳守居園池記樊宗師撰昔之為文者雖務為新  
語然未嘗有意於求竒也宗師之文乃故為險怪必使  
人不可曉而後已此豈作者之體哉

唐柳州井銘

右唐柳州井銘柳宗元撰沈傳師書字畫頗不工疑後  
人偽為然以子厚集本校之不同者數字此本為善又

恐工人模刻不甚精好爾更俟識者辨之

唐澠州刺史高公德政碑

右唐澠州刺史高公德政碑王起撰按唐書地理志元和十二年以郟城上蔡西平遂平四縣置澠州長慶元年州廢今碑後題長慶而其下殘缺當為元年蓋是年州遂廢矣高公者名承簡崇文之子為裴度牙將後至汾州節度唐史有傳

唐西平王李晟碑

右唐李晟碑裴度撰碑載西平子十二人愿聰總憑  
恕憲愬懿聽恭愬唐史宰相世系表所書亦同而新舊  
史列傳皆云晟有十五子舊史云侗侑偕無祿蚤世豈  
以侗等早世故碑不載歟又李石撰李聽碑云西平有  
子十六人疑更有未名而卒者爾元和姓纂載西平子十  
人以碑校之姓纂缺聰總憑懿四人而愬應二子墓碑  
舊史皆無之又其倫次差謬亦當以碑為正

唐烏重胤碑



右唐烏重胤碑新唐史列傳云重胤為橫海節度使討  
王廷湊久不進兵穆宗以為觀望詔杜叔良代之以重  
胤為太子太保長慶末以檢校司徒中書門下平章事  
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改節天平軍文宗初真  
拜司徒今以碑考之重胤為橫海節度也長慶元年徙  
為山南西道周歲徵入改天平軍四年就拜太子太保  
文宗踐極真拜門下平章事頃之同中書為司徒餘如  
故蓋重胤之罷橫海即移鎮興元未嘗拜太子太保而

其為太保實帥天平又其帥興元時未嘗兼宰相至文宗即位乃拜爾舊史與文宗實錄所書畧同皆可以正新史之失

唐李祐墓誌

右唐李祐墓誌庾敬休撰新唐書祐列傳云祐為夏綏銀節度徙涇原討李同捷也改滄德景節度累檢校尚書左僕射董重質之貶未幾轉太子少詹事隸武寧軍遷左神武將軍累擢左右神策行營劔南西川節度使

後復云歷帥夏綏銀宥終右龍武統軍贈尚書右僕射其所書首尾顛倒今以墓誌考之祐以平蔡功超授左神武將軍從李勣平李師道遷左金吾衛將軍帥綏銀夏遷戶部尚書兼左金吾衛大將軍遂為齊德滄景等州節度使以卒其所歷官止此矣蓋未嘗為少詹事帥涇原領劍南節度使也不知史何所據又誌云卒于滄景而傳言終龍武統軍誌云贈司徒而傳言贈僕射亦當以誌為是祐之為吳元濟將也據李勣傳言吳秀琳

之降為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祐賊健將也守與  
橋柵其戰常易官軍愬候祐護穫于野遣史用誠以壯  
騎三百伏其旁祐果輕出遂為所擒今誌乃言祐潛布  
款誠於愬曰某以某日歸命其就執也願得傷一支以  
為解不然妻子在賊城無遺類矣愬許之洎至唐州  
同執者十二人命斬於牙門外次至祐大叫謂愬曰公  
背初約邪今淮蔡未平不宜誅壯士愬乃釋之自取藥  
封其臂分衣服飲食與語終日即署為都知兵馬使二

說不同未知孰是也

唐令狐公先廟碑

右唐令狐公先廟碑劉禹錫撰集本云躬若奉盈而碑本躬作胸按史記周公世家云胸胸然如畏徐廣曰胸胸謹敬貌也出三蒼后人不知胸字所出遂改為躬誤矣其他異同尚多不盡錄也

唐殿中侍御史韋相墓誌

右唐韋相墓誌劉禹錫撰世所傳禹錫文集無此誌蓋

禹錫集本四十卷今亡其十卷墓誌皆闕非獨此一篇也  
胡有子詢仕為湖南觀察使舊史有傳新史無之墓誌云胡父幼卿而傳作君卿墓誌云胡官終殿中侍御史而傳作侍御史皆非也

金石錄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金石錄卷三十

宋 趙明誠 撰

跋尾二十唐 五代

唐義陽郡王符璘碑

唐贈太尉王智興碑

唐丞相崔羣碑

唐何進滔德政碑

唐李聽碑



唐贈太師崔倕碑

唐相國李涼公碑

唐牛僧孺碑

唐太子太傅劉沔碑

唐醉吟先生傳并墓誌

唐贈太尉李固言碑

唐吏部尚書高元裕碑

唐贈司徒薛平碑

唐起居郎劉君碑

唐贈禮部尚書許康佐碑

唐潛溪記

唐贈司空孔岑父碑

千字文

瘞鶴銘

冬日陪羣公泛舟詩

唐題阮客舊居詩

唐遺教經

唐冰清琴銘

唐中書舍人王無競碑

後唐汾陽王眞堂記

漢重修高祖廟碑

南唐紫極宮石磬銘

周文宣王廟記

日本國誥

唐義陽郡王苻璘碑

右唐苻璘碑按唐書列傳璘姓苻而碑作苻以姓氏書考之琅邪苻氏出於魯頃公之孫公雅為秦苻節今因以為氏而武都苻氏出於有扈之后為啟所滅犇西戎代為氏酋本姓蒲至苻堅以背有文改焉今此碑以璘為苻氏又云其先琅邪人皆不可知然按璘與弟瑤皆封邑于琅邪豈書碑者誤以苻為苻其家出於武吏不知是正乎

唐贈太尉王智興碑

右唐王智興碑裴晉公撰智興出於卒伍無他才能其為將帥雖有破李師道李齊李同捷之功然在徐州跋扈難制逐崔羣侯弘度剽奪貢物重斂以結權倖其功不足掩過晉公為此碑可謂過其實矣

唐丞相崔羣碑

右唐丞相崔羣碑裴晉公撰劉禹錫書字畫訛缺處多其可考者羣為武寧軍節度使召拜檢校禮部尚書而

唐史本傳作兵部其自荆南節度使召拜檢校左僕射  
太常卿遂為吏部尚書以卒其傳但云召拜吏部尚書  
而已皆當以碑為正羣在憲宗朝號稱賢相時皇甫鏘  
方有寵羣力排其姦且為憲宗陳開元天寶治亂所以  
分者其語激切然憲宗竟逐羣而相鏘夫以羣之賢憲  
宗之明然讒間一入且猶不免自古君臣之際能保始  
終者顧不難哉

唐何進滔德政碑

右唐何進滔德政碑進滔事迹固無足取而柳公權書法為世模楷此碑尤為雄偉政和中大名尹建言磨去舊文別刊新製好古者為之歎惜也

唐李聽碑

右唐李聽碑與唐史所載事迹多同惟聽罷魏博節度使碑言為太子太師而史作少師小誤耳

唐贈太師崔倕碑

右唐崔倕碑據新唐史倕子邠傳云倕位吏部侍郎今

以碑考之倖仕至檢校吏部尚書郎中兼御史中丞爾  
蓋傳誤也

唐相國李涼公碑

右唐李涼公碑李德裕撰文字殘缺不可盡識按新唐  
史列傳載石所歷官甚畧其最著者嘗兼御史中丞充  
巡邊使自給事中遷京兆尹史皆不載其為荆南節度  
使也史云讓中書侍郎換檢校兵部尚書會昌三年檢  
檢司空徙節河東而碑云初加檢校尚書武宗承統首



金史曰... 卷三十  
讓中書侍郎就遷檢校右僕射如故皆當以碑為正

唐牛僧孺碑

右唐牛僧孺碑李珣撰據碑云僧孺自襄陽節度使降授太子少師遷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而傳言下遷太子少保進少師碑云宣宗即位自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轉少師分司東洛而史但云遷為少師亦不言其為分司者皆史之闕誤又杜牧撰僧孺墓誌云文宗朝以中書侍郎領平章事而史作門下侍郎亦非也

唐太子太傅劉沔碑

右唐劉沔碑按舊史云沔許州牙將也少事李光顏為  
帳中親將元和中討吳元濟有功隨光顏入朝憲宗畱  
宿衛歷三將軍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移振武節度  
使而碑乃云沔北遊至單于都護府謁節度使范希朝  
希朝署牙門將入右神策軍為大將累遷大將軍拜涇  
原節度使移振武蓋沔初未嘗為許州牙將從李光顏  
平蔡及為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皆當以碑為正至

新史所書悉與碑合疑新史亦嘗得此碑以訂舊史之失云

唐醉吟先生傳并墓誌

右唐醉吟先生傳并墓誌按舊唐史云居易以大中元年卒年七十五而新史云卒于會昌六年年六十五今碑所書與新史合又舊史書居易拜官歲月亦多差謬不合小失不足道故不錄

唐贈太尉李固言碑

右唐李固言碑按新唐史列傳云固言自河東節度使以疾為太子少師遷東都留守宣宗即位還右僕射後以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以碑考之其初為東都留守九月即以本官分司而史不書宣宗時為僕射再遷檢校司徒東都留守而史亦不書其卒也史云年七十八而碑云年七十六亦當以碑為正

唐吏部尚書高元裕碑

右唐高元裕碑據舊史元裕列傳及此碑皆云元裕祖

名彪而新史宰相世系表獨作彪蓋誤

唐司徒薛平碑

右唐薛平碑據唐史列傳平為平盧軍節度使就遷檢校右僕射封魏國公寶曆初入朝拜檢校司空為河中節度使進檢校司徒更封韓以碑考之自平盧拜僕射進封韓國公敬宗即位拜檢校司空寶曆元年朝京師換僕射戶部尚書踰月復為檢校司空河中節度使而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司徒蓋未嘗封於魏而敬宗時入

朝所拜官吏亦不載皆其闕誤也碑言平罷滑臺為金  
吾嘗見二神人自天執節臨庭中呼曰薛平還汝舊節  
公俯伏拜受及再為滑臺以為當之矣復為平盧乃驗  
焉其事甚怪而唐史無之豈非妄歟

唐起居郎劉君碑

右唐起居郎劉君碑劉氏世墓在彭城叢亭里紹聖間  
故陳無已學士居彭城以書抵余曰近得柳公權所書  
劉君碑文字磨滅獨公權姓名三字煥然余因求得之

碑殘缺然可識者猶十三四不忍棄故錄之

唐禮部尚書許康佐碑

右唐許康佐碑康佐事文宗為翰林學士侍講文宗嘗  
讀春秋問康佐閣寺事康佐顧望不敢對後以問李訓  
訓遂進翦除之計康佐知帝指因稱疾罷為兵部侍郎  
甘露之禍李訓實啟之其狂率固有罪然康佐以儒學  
侍講讀顧問而喑默不對至辭位而去亦可謂全軀保  
妻子之臣矣

唐潛溪記

右唐潛溪記杜宣猷撰潛溪者在洛陽龍門山側地有  
谿谷之勝舊為宰相李藩別墅宣猷購得之加葺治焉  
唐史宦者傳宣猷為福建按察使中官多閩人宣猷每  
歲時遣吏上冢當時號為敕使墓戶因此除宣城夫疏  
泉石種樹藝草窮登覽遊觀之勝此山林獨往之士遺  
世棄俗者之所樂也如宣猷者區區以詔諛附會盜竊  
顯榮而欲擅山林獨往之樂是可笑也



唐贈司空孔岑父碑

右唐孔岑父碑鄭綱撰歐陽公集古錄云碑有子五人載戣戢戡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戡之下又有威表據孔氏家譜譜其家所載碑文鄭綱撰綱自言與孔氏有世舊作碑時戣等尚在然則譜與碑文皆不應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余按韓退之為戣墓誌云公之昆弟五人載戣戢戡公於次為第二與綱所撰碑正合然則安得復有威乎蓋綱與退之皆當時人所書宜

不謬而家譜乃其後裔追書容有差誤不足怪也

千字文

右千字文世傳智永書非也蓋智永陳時人而此書虎  
字民字基字皆闕之以避唐諱乃明皇以後人所書不  
然筆法本出智永後來臨摹入石爾其間二十八行字  
畫不類蓋舊本不完國初時人為補足之云

瘞鶴銘

右瘞鶴銘題華陽眞逸撰眞逸未詳其為何代人歐陽

公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余徧檢唐史及況文集皆無此號惟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陽公何所據也

冬日陪羣公泛舟詩

右冬日陪羣公泛舟詩在潤州痊鶴銘傍其字畫正同蓋一人所書也題謫丹陽上曹掾而不見其名詩與書皆工然世頗罕傳

唐題阮客舊居詩

右題阮客舊居詩小篆書集古錄以為陽冰作今驗其姓名乃縉雲今李蓋非陽冰也其字畫亦不工蓋陽冰肅宗上元中嘗令縉雲其篆字石刻尚多有存者故歐陽公亦誤以此詩為陽冰作耳

唐遺教經

右唐遺教經國初時人盛傳為王右軍書歐陽公識其非是余家藏金石刻二千卷獨此經最為舊物蓋先公為進士時所蓄耳

唐冰清琴銘

右冰清琴銘詞翰皆不俗可喜題曰晉陵子而不著名  
氏豈非隱者歟琴藏太常寺協律郎陳沂家沂死納于  
壙中云

唐中書舍人王無競碑

右唐王無競碑無競事迹附見唐書陳子昂傳後以碑  
考傳頗不合傳言自殿中侍御史徙太子舍人神龍初  
出為蘇州司馬貶廣州讐家矯制榜殺之而碑言為中

書舍人卒傳言坐與張易之等交往貶而碑云兩張弄  
權九有蕩析公黜而無愠皆莫知其孰是據碑言無競  
無子孫權知萊州刺史姚洵為買石立碑去無競之歿  
已遠事得于傳聞未足盡信也無競東萊人墓在掖縣  
界中云

後唐汾陽王眞堂記

右後唐汾陽王眞堂記李鶚書鶚五代時仕為國子丞  
九經印板多其所書前輩頗貴重之余後得此記其筆

法蓋出歐陽率更然窘於法度而韻不能高非名書也

漢重修高祖廟碑

右漢重修高祖廟碑郭忠恕八分書余年十七八時已喜收蓄前代石刻故正字徐人陳無已為余言豐縣有此碑托人訪求後數年乃得之然字畫頗軟弱余家有忠恕八分懷嵩樓記墨跡乃其暮年所書筆力老勁非此碑之比亦嘗刻石今錄於次

南唐紫極宮石磬銘

右南唐紫極宮石磬銘徐鍇撰并篆書鍇與其兄鉉在江南以文翰著名王師南征鍇卒於圍城中鉉隨後主歸朝貴顯以壽終歐陽公集古錄云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皆得為王臣者誤矣

周文宣王廟記

右周文宣王廟記題縣令郭忠恕撰并書按國史忠恕為漢湘陰從事周祖徵為周易博士國初貶乾州司戶太宗朝復任國子主簿流登州卒不載其嘗為縣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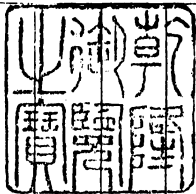


記曰縣在汝水之汭嵩山之陽不知其為何縣最後題  
甲寅四月十五日建蓋周世宗顯德元年也或云此記  
在汝州界中

日本國誌

右日本國誌題康保五年日本在海東自漢以來見於  
史然與中國不常通宋荅公紀年通譜載其國年號九  
而獨無康保其後畢仲荀見此誌錄於通譜之末然不  
知康保是中國何年也余家集錄金石刻凡二千卷外

國文字著錄獨此而已



金石錄卷三十

金石錄後序

右金石錄三十卷者何趙侯德父所著書也取上自  
三代下訖五季鐘鼎鬲盤匱尊敦之款識豐碑大  
碣顯人晦士之事跡凡見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  
正譌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  
氏之失者皆載之可謂多矣嗚呼自王播元載之禍  
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  
名雖不同其惑一也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時先君

作禮部員外郎丞相時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  
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  
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  
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  
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將  
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亡詩逸  
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  
自已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復脫衣市

易嘗記崇寧間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當  
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耶畱信宿計無  
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後屏居鄉里十  
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鈔  
槧每獲一書即同共勘校正集籤題得書畫彙鼎亦  
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為率故能紙札精緻  
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  
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

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盃大笑至  
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  
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收書既成歸來堂起書庫大廚  
簿甲乙置書冊如要講讀即請鑰上簿關出卷帙或  
少損污必懲責措完塗改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  
求適意而反取慄慄余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  
重采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  
史百家字不刊缺本不訛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自

來家傳周易左氏傳故兩家者流文字最備于是几  
案羅列枕席枕藉意會心謀目徃神授樂在聲色狗  
馬之上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川聞金人犯京師四  
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為已物  
矣建炎丁未春三月犇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  
盡載迺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  
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  
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



金史卷之八十三  
後序

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鎖書冊什物用  
屋十餘間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  
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為煨燼矣建炎戊申秋九  
月侯起復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罷具舟上蕪湖入  
姑孰將卜居贛水上夏五月至池陽被旨知湖州過  
闕上殿遂駐池陽獨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負擔捨舟  
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  
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戟手遙

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  
次古器獨所謂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  
也遂馳馬去塗中犇馳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疴七  
月末書報卧病余驚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疴或熱  
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  
果大服柴胡黃芩藥瘧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倉  
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  
而終殊無分香賣屨之意葬畢余無所之朝廷已分

遣六宮又傳江當禁渡時猶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  
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長物稱是余又大病僅  
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從衛在  
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  
人陷洪州遂盡委棄所謂連艦渡江之書又散為雲  
烟矣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  
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彝十數事南  
唐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抱玩搬在卧內者歸然獨存

上江既不可往又敵勢叵測有弟沅任勅局刪定官  
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睦又棄衣被走黃  
岩雇舟入海犇行在時駐蹕章安從御舟海道之溫  
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紹興辛亥春  
三月復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時有張飛卿學  
士攜玉壺過視侯便攜去其實珉也不知何人傳道  
遂妄言有頒金之語或傳亦有密論列者余大惶怖  
不敢言遂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赴外廷投進

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畱家中并寫本書寄剡後官  
軍收叛卒取去聞盡入故李將軍家所謂歸然獨存  
者無慮十去五六矣惟有書畫硯墨可五七簾更不  
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開闔在會稽卜居土民  
鍾氏舍忽一夕穴壁負五簾去予悲慟不已重立賞  
收贖後二日鄰人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  
不遠矣萬計求之其餘遂不可出今知盡為吳說運  
使賤價得之所謂歸然獨存者迺十去其七八所有

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書帖猶復愛  
惜如護頭目何愚也耶今日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  
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  
一帙每日晚吏散輒校勘二卷跋題一卷此二千卷  
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悲  
夫昔蕭繹江陵陷歿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  
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著死生  
不能忘之歟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

金史卷之二十一  
後序  
耶抑亦死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肯畱在人間耶何  
得之艱而失之易也嗚呼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  
至過蘧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  
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  
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  
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紹興二年玄默歲壯月朔  
甲寅易安室題